

## 湯禱 篇

### 古史新辨之一

西蒂

一三二

古史的研究，於今爲極盛，有完全捧着古書，無條件的屈服於往昔的記載之下的，也有憑着理智的辨解力，使用着考據的最有效的方法，對於古代的不近人情或不合理的史實，加以駁詰，加以辨正的。顧頤剛先生的古史辨便是屬於後者的最有力的一部書。顧先生重新引起了王充、鄭樵、崔述、康有爲諸人的懷疑的求真的精神。康氏往往有所蔽好，已以意強解古書，割裂古書；顧先生的態度，卻是異常的懇摯的，他的『爲真理而求真理』的熱忱，是爲我們友人們所共佩的。他的古史辨已出了三冊，還未有已。在青年讀者們間是有着相當的影響的。他告訴他們，古書是不可盡信的，用時須加以謹慎的揀擇。他以爲古代的聖人的以及他的故事，都是累積而成的，即愈到後來，那故事附會的成分愈多。他的意見是很值得注意的。也有不少跟從者在做着同類的工作。據顧先生看來，古史的不真實的成分，實在是太多了。往往都是由於後代人的附會與添加的。——大約是漢朝人特別的附加的多罷。但我以爲，顧先生的古史辨，乃是最後一部的表現中國式的懷疑精神與求真理的熱忱的書，她是結束，不是開創，他把鄭、崔諸人的路線，給了一個總結束。但如果從今以後，要想走上另一條更近真理的路，那祇有別去開關門戶。像陶希聖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對於古代社會的研究便是一個好例。他們下手，他們便各有所得而去。老在舊書堆裏翻筋斗，是絕對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以外的。此亦一非，彼亦一非，舊書堆裏的糾紛，老是不會減少的。我以爲古書固不可盡信爲真實，但也不可單憑直覺的理智，去抹殺古代的事實。古人或不至像我們所相信的那末樣的慣於作偽，慣于憑空捏造多少多少的故事出來；他們假使有什麼附會，也必定有一個可以使他生出這種

附會來的根據的。愈是令人以爲大不近人情，大不合理，卻愈有其至深且厚，至真且確的根據在着。自從人類學、人種誌和民俗學的研究開始以來，我們對於古代的神話和傳說，已不復單視之爲野蠻人裏的『假語村言』了；自從蕭萊曼在特洛伊城廢址進行發掘以來，我們對於古代的神話和傳說，也已不復僅僅把他們當作是詩人們的想像的創作了。我們爲什麼還要常把許多古史上的重要的事實，當作後人的附會和假造呢？

我對於古史並不會用過什麼苦功；對於新的學問，也不會下過一番好好的研究的工夫。但我卻有一個愚見，我以爲古史辨的時代是應該告一個結束了。爲了使今人明瞭古代社會的真實的情形，似有另找一條路走的必要。如果有了古史新辨一類的東西，較古史辨似更有用。也許更可以證明古史辨所辨正的一部分的事實，是確切不移的真實可靠的。這似乎較之單以直覺的理智，或古書以考證爲更近於真理，且似也更有興趣些。

在這裏，我且在古史裏揀選出幾樁有趣的關係重大的傳說，試試這個較新的研究方法。這只是一個引端；我自認我的研究是很粗率的。但如果因此而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，使他們有了更重要、更精密的成績出來，我的願望便滿足了。

更有一點，也是我做這種工作的重要的原因：在文明社會裏，往往是會看出許多的『變性的遺留』的痕跡來的；原始生活的古老的『精靈』常會不意的侵入現代人的生活之中；特別在我們中國，這古老的『精靈』更是胡鬧得利害。在這個探討的進行中，我也要毫不客氣的隨時舉出那些可笑的『變性的遺留』的痕跡出來。讀者們或也將爲之啞然一笑，或覺要默然深思着的罷。

## 一 湯禱

一片的大平原；黃色的乾土，晒在殘酷的太陽光之下，裂開了無數的小口，在喘着氣，遠遠的望過去，有極細的土塵，高高的飛揚在空中，彷彿是綿綿不斷的春雨如織成的簾子。但春雨給人的是過度的潤澤之感，這暑卻乾燥得使人心焦意煩。小河溝都乾枯得見了底，成了天然的人馬及大車的行走的大道；橋樑脹了幾塊石條；光光的支掙在路面的高處，有若枯骸的曝露，非常的不順眼，除了使人回憶到這橋下曾經有過碧澄澄的膩滑的水流，安閒舒適的從那裏流過。正如『畫餅充飢』一樣，看了畫更覺得餓火上升得利害；這橋樑也使人益發的不舒服，一想起綠油油的晶瑩可愛的水流來。許多樹木在河床邊上，如幽靈似的站立着，綠葉早已焦黃萎落了，禿枝上厚厚的蒙罩了一層土塵。平原上的芊芊綠草是早已不會蔓生的了。稻田裏的青青禾黍，都現出枯黃色，且有了黑斑點。田邊渚水的小池塘，都將凹下的圓底，赤裸裸的現出在人們的眼前。這裏農民們特為主要的生產業的桑林，原是總總林林的，遍田遍野的叢生着，那奇醜的矮樹，主幹老是虬結着的，曾經博得這裏農民們的衷心的愛護與喜悅的，其茸茸的細葉也枯卷在枝幹上。論理這時是該肥肥的濃綠蔽滿了枝頭的。沒有一個人不着急。他們籲天禱

神，他們祀祖求卜，家家都已用盡了可能的努力。然而『旱魃』仍是報冤的鬼似的，任怎樣禳禱也不肯去。農民們的蠶事是無望的了，假如不再下幾陣傾盆的大雨；連食糧也都成了嚴重的問題；秋收是眼看的，不濟事了。

沒有不下田或採桑的男婦；他們都愁悶的無事可作的聚集在村口，竊竊的私語着。人心惶惶然，有些激動。左近好幾十村都是如此。村長們都已到了城裏去。

該是那位湯有什麼逆天的事罷？天帝所以降下了那末大的責罰。這該是由那位湯負全責的！

人心騷動着。到處都在不穩的情態之下。

來了，來了，村長們從城裏擁了那位湯出來了。還有祭師們隨之而來。人們騷然的立刻包圍上了，密匝匝的如蜜蜂的歸巢似的。人人眼裏都有些不平的詭怪的兇光在閃露着。

看那位湯穿着素服，披散了髮，容色是戚戚的，如罩上了一層烏雲，眼光有些惶惑。

太陽蒸得個個人氣喘不定。天帝似在要求着犧牲的血。

要雨，我們要的是雨。要設法下幾陣雨！

禱告！禱告！要設法使天帝滿足！

該有什麼逆天的事罷？該負責的設法挽回！  
農民們騷然的在吵着喊着；空氣異然的不穩。

89126

天帝要犧牲，要人的犧牲！要血的犧牲！我們要將他滿足，要使他滿足！——彷彿有人狂喊着。

要使他滿足！——如雷似的呼聲四應。

那位湯抬眼望了望；個個人眼中似都閃着詭異的兇光。他額際湯湯的滴落着豆大的黃汗。他的斑白的髮邊，還津津的在集聚汗珠。

諸位——他要開始喊叫，但沒有一個聽他。

抬祭棹——一人倡，千人和。立刻把該預備的東西都預備好了。

堆柴——又是一聲絕叫。高高的柴堆不久便豎立在這大平原的地面上了。

那位湯要喊叫，但沒有一個人理會他。他已重重密密的被包圍在鐵桶似的人城之中。額際及鬢上的汗珠儘望下滴。他眼光惶然的似注在空洞的空氣中，活像一隻待屠的羊。

有人把一件羊皮襖，披在那位湯的背身上。他機械的服從着，被村長們領到祭棹之前，又機械的匍匐在地。有人取了剪刀來，剪去了他的髮，剪去了他的手指甲。

髮和爪都拋在祭盆裏燒着；一股的腥焦的氣味。

四邊的禱祈的密語。如雨點似的浙瀝着。村長們祭師們的咒語，高頌着。空氣益益的緊張了。人人眼中都閃着詭異的兇光。

黃澄澄的太陽光，睜開了大眼，瞧望着這一幕的活劇的進行。還是一點雨意也沒有。但最遠的東北角的地平線上，已有些烏雲在聚集。

禱祈咒語的聲音營營的在雜響着。那位湯耳朵裏嗡嗡的一句話也聽不進。他匍匐在那裏，所見的祇是祭棹的腿，燔盤的腿，以及臻臻密密的無量數的人腿。如桑林似的植立在那裏。他知道他自己的命運；他明白這幕活劇要進行到什麼地步。他無法抵抗，他不能躲避。無窮盡的禱語在念誦着；無數的禮儀的節目在進行着。燔盤裏的火燄高高的升在半空；人的髮爪的焦味兒還未全散。他額際和鬢邊的珠汗還不斷的在集合。

村長們，祭師們，護掖他立起身來。在羣衆的密圍着向大柴堆而進。他如牽去屠殺的羊兒似的馴從着。

東北風吹着，烏雲漸向天空漫布開來。人人臉上有些喜意。那位湯也有了一絲的自慰。但那幕活劇還在進行。人們擁了那位湯上了柴堆。他孤零零的跪於高高的柴堆之上。四面是密密層層的人。祭師們村長們又在演奏着種種的儀式跪着，禱着，立着，行着。他也跪禱着，頭仰向天；他只盼望着烏雲聚集得更多，他祇禱求雨點早些下來，以挽回這個不可救的局面。風更大了，吹拂得他身上有些涼起來。額際的汗珠也都被吹乾。

祭師們，村長們又向燔火那邊移動了。那位湯心上一冷。他知道他們第二步要做什么。他徬徨的想向跳下柴堆來逃走。但望了望，那末密密匝匝的緊圍着的人們，個個眼睛都是那末詭怪的露着兇光，他又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。他知道逃脫是不可能的。他祇是盼望着雨點立刻

便落下來，好救他出於這個危局。

祭師們，村長們又從篝火那邊緩緩的走過來了；一個祭師的領袖手裏執着一根火光熊熊的木柴。那位湯知道他的運命了；反而閉了眼，不敢向下看。

烏雲佈滿了天空；有豆大的雨點從雲罅裏落了下來。人人仰首望天。一陣的歡呼，連嚴肅到連死神他自己似的祭師們也忘形的仰抬了頭。冰冷的水點，接續的滴落在他們的頰上，眉間；如向日葵似的放開了心向夏雨迎接着。那位湯聽見了歡呼，嚇得機械的張開了眼。他覺得有溼漉漉的粗點，洒在他新被剪去了髮的頭皮上。雨是在繼續的落下！他幾乎也要歡呼起來，勉強的抑制了自己。

雨點更粗更密了，以至於組成了滂沱的大水流。個個人都淋得滿身的溼水。但他們是那末喜悅！

空氣完全不同了。空中是充滿了清新的可喜的泥土的氣息，使人們嗅到了便得意。個個人都跪倒在溼泥地上禱謝天帝。祭師的領袖手上的燒着的木柴也被淋熄了；篝火也熄了。

萬歲，萬歲！萬歲！——他們是用盡了腔堂裏的肺量那末歡呼着。

那位湯又在萬目睽睽之下，被村長們、祭師們護掖下柴堆。他從心底鬆了一口氣；暗暗的叫着慚愧。人們此刻是那末熱烈的擁護着他！立刻又恢復了莊嚴的自信的容色，大跨步的向城走去。人們緊圍着走。

那位湯也許當真的以為天帝是的確站在她的一邊了。

萬歲，萬歲！萬歲！！的歡呼聲漸遠。

大雨如天河決了口似的還在落下；聚成了一道河流，又蠢蠢的在橋下奔馳而東去。小池塘也漸漸的積上了土黃色的混水。樹林野草似乎也都舒適的吐了一口長氣。桑林的萎枯的茸茸的細葉，似乎立刻便有了怒長的生氣。

祇有那座柴堆還傲然的植立在大雨當中，為這幕活劇的唯一存

## 一一 本事

以上所寫的一幕活劇，並不是什麼小說；——也許有點附會，但並不是全然離開事實的。這幕活劇的產生時代，離現在大約有三千二百五十年；劇中的人物便是那位君王湯。這類的活劇，在我們的古代，演的決不止一次兩次，劇中的人物，也決不止那位湯一人。但那位幸運兒的湯，卻因了太好的一個幸運，得以保存了他的生命，也便保存了那次最可紀念一幕活劇的經過。

湯禱的故事，最早見於荀子、尸子、呂氏春秋、淮南子及說苑。說苑裏記的是：

湯之時，大旱七年，維圻川竭，煎沙爛石，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，教之祝曰：政不節，邪使人疾，邪道其行，邪譏夫昌，邪宮室崇，邪女謁盛，邪何不雨之極也。言未已，而天大雨。

這裏只是說，湯時大旱七年，他派人去祭山川，教之祝辭，「言未已，而天

89128 大雨，並無湯自爲犧牲以禱天之說，但說苑所根據的是荀子荀子卻道：

湯旱而禱曰：政不節與？使民疾與？何以不雨？至斯極也！宮室榮與？婦調盛與？何以不雨？至斯極也！苞苴行與？綏夫與？何以不雨？至斯極也！

荀子說的是湯旱而禱，並沒有說起「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」的說，這一節話，或是劉向加上去的。但向書實較晚出，呂氏春秋記的是：

湯克夏而正天下。天大旱五年不收。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：余一人有罪，無及萬夫。夫有罪，在余一人，無以一人之不敏，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。於是翦其髮，磨其手，以身爲犧牲，用祈福於上帝。民乃甚說，雨乃大至！

這是最重要的，一個記載，其來源當是很古遠的，決不會是呂氏春秋作者的杜撰的。說苑取荀子之言，而不取呂氏春秋，或者是不相信這傳說的真實性罷？但湯禱於桑林的傳說，實較「六事自責」之說爲更有根據，旁證也更多：

淮南子湯之時，七年旱，以身禱於桑林之際，而四海之雲漢，千里之雨至。

又李善文選注引淮南子湯時大旱七年，卜用人祀天。湯曰：我本卜祭爲民，豈乎自當之。乃使人積薪，剪髮及爪，自潔居柴上。將自焚以祭天。火將燃，即降大雨。（思玄賦注）

尸子湯之救旱也，乘素車白馬，著布衣，嬰白茅，以身爲牲，禱於桑林之野。當此時也，竊歌鼓舞者祭之。

這都是說湯自己以身爲犧牲，而禱於桑林的。淮南子更有「自潔居柴上」之說。這說也許更古。皇甫謐的帝王世紀，則襲用淮南、呂覽之說：

帝王世紀湯自伐桀後，大旱七年，殷史卜曰：當以人禱。湯曰：吾所爲請雨者民也。若必

以人禱，吾請自當。遂齋戒，剪髮斷爪，以身爲牲，禱於桑林之社。言未已，而大雨，方數千里。在離今三千二百五十餘年的時候，這故事果會發生過麼？我們以今日的眼光觀之，實在祇不過是一段荒唐不經的神話而已。這神話的本質，是那末粗野，那末富有野蠻性！但在古代的社會裏，也和今日的野蠻人的社會相同，常是要發生着許多不可理解的古怪事的。愈是野蠻粗鄙的，似若不可信的，倒愈是近於真實。自從原始社會的研究開始了之後，這個真理便益爲明白。原始社會的生活是不能以今日的眼光去評衡的，原始的神話是並不如我們所意想的那末荒唐無稽的。

但在我們的學術界裏，很早的時候，便已持着神話的排斥論，慣好以當代的文明人的眼光去評衡古代傳說。湯禱的事，也是他們的辨論對象之一。底下且舉幾個有力的主張。

### 三 曲解

史記在殷本紀裏詳載湯放網的故事，對於這件禱於桑林的大事，卻一個字也不提起。以後，號爲謹慎的歷史學者，對此也紛紛致其駁詰，不信其爲實在的故事。崔述的商考信錄嘗引宋南軒張氏，明九我李氏的話以證明此事的不會有：

張南軒曰：史載成湯禱雨，乃有剪髮斷爪身，爲犧牲之說。夫以湯之聖，當極旱之時，反躬自責，禱於林野，此其爲民顧天之誠，自能格天致雨，何必如史所云。且人禱之占，理所不遇。聖人豈信其說而毀傷父母遺體哉！此野史謬談，不可信者也。

李九我曰：大旱而以人禱，必無之理也。聞有殺不辜而致常暘之咎者矣，未有旱而可

以人禱也。古有六畜不相爲用，用人以祀，惟見於宋襄楚靈二君。湯何如人哉！祝史設有是詞，獨不知以理裁，而乃以身爲犧，開後世人祭祀之原乎？天不信湯平日之誠，而信湯一日之祝，湯不能感天以自修之實，而徒感天以自貴之文，使後世人主一遇水旱，徒紛紛於史巫，則斯言作俑矣。

### 崔氏更加以案語道

余按公羊桓五年傳云：大雩者，旱祭也。註云：君親之南郊，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，不一與民失職與？宮室崇興？婦講盛典？苞苴行與？譏夫倡與？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，故謂之雩。然則以六事自責，乃古雩祭常禮，非以爲湯事也。倍三十二年傳云：三望者何？望祭也。然則曷祭？祭泰山、河海。註云：韓詩傳曰：湯時大旱，使人禱於山川是也。然則是湯但使人禱於山川，初未嘗身禱，而以六事自責也。况有以身爲犧者哉！且雩祭天，禱雨也，三望，祭山川也；本判然兩事。雖今詩傳已亡，然觀注文所引，亦似絕不相涉者。不識傳者何以誤合爲一，而復增以身爲犧之事，以附會之也。張李二子之辨當矣。又按諸子書，或云雩有九年之水，湯有七年之旱，或云雩時十年九水，湯時八年七旱。雩之水見於經傳者多矣，湯之旱何以經傳絕無言者？雩之水不始於雩，乃自古以來，積漸氾濫之水，至雩而後平耳。湯之德至矣，何以大旱至於七年？董子云：湯之旱，乃桀之餘虐也。紂之餘虐，當亦不減於桀；周克殷而年豐，何以湯克夏而反大旱哉！然則湯之大旱且未必其有無，况以身爲犧，乃不在情理之尤者乎！故今并不錄。

張李二氏還不過是「空口說白話」以直覺的理性來辨正。崔氏卻利害得多了；他善於使用考據家最有効的武器；他以公羊註所引的韓詩傳的兩則佚文，證明荀子說苑上的湯禱的故事，乃是「誤合」二事爲一的；而「以身爲犧之事」則更是「附會」上去的。他很巧辨，根據於這個巧辨，便直捷的抹殺古史上的這一件大事。但古代所發生的這末重要的一件大事，實在不是「巧辨」所能一筆抹殺的。

他們的話，實在有點幼稚得可笑；全是以最粗率的直覺的見解去解釋古代的歷史的。但以出於直覺的理解，來辨論古史實在是最危險的舉動。從漢王充起到集大成的崔述爲止，往往都好以個人的理性，來修改來辨正古史。勇於懷疑的精神果然是可以欽佩，卻不知已陷於重大的錯誤之中。古史的解釋決不是那末簡單的；更不能以最粗淺的，後人的常識去判斷古代事實的有無。站在漢，站在宋，乃至站在清，以他們當代的文化已高的社會的情況作標準去推測古代的社會情況，殆是無往而不陷於錯誤的。湯禱的故事便是一個好例。他們根本上否認「人禱」。張南軒說：「人禱之占，理所不通。」李九我說：「大旱而以人禱，必無之理也。」崔東壁且更進一步而懷疑到湯時大旱的有無的問題。他還否認湯會親禱，只是「使人禱於山川」。（至於「六事自責」的事，原是這個傳說裏不重要的一部分，即使是後來附會上去的，也無害於這傳統的真實性。故這裏不加辨正。他們的受病之源，大約俱在受了傳統的暗示，誤認湯是聖人，又認爲天是可以誠格的。故張氏有「此其爲民籲天之誠，自能格天致雨」之說，李氏有「湯何如人哉！——天不信湯平日之誠而信湯一日之祝」之說。崔氏更有「紂之餘虐，當亦不減於桀。周克殷而年豐，何以湯克夏而反大旱哉！」之言。這些話都是幼稚到可以不必辨的。我們可以說，「人禱」的舉動，是古代的野蠻社會裏所常見的現象。「大旱而以人禱」並不是「必無之理」。孔子嘗云：「始作俑者其無後乎！」也恰恰是倒果爲因的話。最古的時候必以活的人

89130 殉葬，後世「聖人」乃代之以俑。（始作俑者，其必有後也！——我們該這末說才對。）這正如最古的時候，禱神必以活人爲犧牲一樣。後來乃

代以髮和爪——身體的一部分——或代以牛或羊。希臘往往爲河神而養長了頭髮；到了髮長時，乃剪下投之於河，用以酬答河神的恩惠。

(Pausanias 的 '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' 書會屢言及此) 這

可見希臘古時是曾以「人」禱河的。後乃代之以髮。我們古書裏所說的

「秦靈公八年，初以君主妻河」（見史記六國表及魏文侯時鄰人爲河伯娶婦的事）（見史記滑稽列傳），皆與此合。希臘神話裏更有不少

以人爲犧牲的傳說。最有名的一篇悲劇 Iphigenia (Euripides 作)

便是描寫希臘人竟將妙齡的女郎 Iphigenia (主帥 Agamemnon 之

女) 作爲犧牲以求悅於 Artemis 女神的。所以祈雨而以「人」爲犧

牲的事，乃是古代所必有的。湯的故事恰好遺留給我們以一幅古代最

真確的生活的圖畫。湯之將他自己當作犧牲，而剪髮斷爪，禱於桑林，並

不足以表現他的忠心百姓的幸福，卻正是以表現他的萬不得已的苦

衷。這乃是他的義務，這乃是他被逼着不能不去的，爲牲的——或竟將

真的成了犧牲品，如果他運氣不好，像希臘神話裏的國王 Athamas

這位 Athamas 也是因了國內的大飢荒而彼國民們殺了祭神的。

所以，那位湯，他並不是格外的要求討好於百姓們，而自告奮勇的說道：

「若以人禱，請自當！」他是君，他是該負起這個祈雨的嚴重的責任的。

除了他，別人也不該去。他卻不去不成。雖然「旱」未必是「七年」時

代未必便是殷商的初期，活劇裏主人翁也許未必便真的是湯，然而中國古代之曾有這幕活劇的出現，卻是無可致疑的事。——也許不止十次百次！

#### 四 『犧牲的遺留』

我們看詩經大雅裏的一篇雲漢，那還不是極恐怖的一幕大旱的

寫照麼？「倬彼雲漢，昭回於天。王曰：於乎！何辜今之人！天降喪亂，飢饉薦

臻。靡神不舉，靡愛斯牲。圭璧既卒，甯莫我聽！」這禱辭是那末樣的迫切。

劇中人物也是一位王；爲了大旱之故，而大飢饉，天上還是太陽光滿晒

着，一點雨意都沒有。於是「王」不得不出來禱告了。向什麼神都禱告

過了，什麼樣的犧牲（肥牛白羊之類罷）都祭用過了；許多的圭璧也

都陳列出來過了，難道神還不見聽麼？

「旱既大甚，蠶隆虫虫。不殄禋祀，自郊徂宮。上下奠瘳，靡神不宗。后

稷不克，上帝不臨；耗斁下土，寧丁我躬。」這是說，天還不下雨，什麼都乾

枯盡了。「王」是從野外到廟宇，什麼地方都禱求遍了，什麼神都祭祀

過了，卻后稷不聽，上帝不臨。仍然是沒有一點雨意。甯願把「王」自己獨

當這個災害之衝罷，不要再以早來耗苦天下了。這正如湯之禱辭：「余

一人有罪，無及萬夫；萬夫有罪，在余一人。無以一人之不敏，使上帝鬼神

傷民之命。」是相合的。古代社會之立「君」或正是要爲這種「擋箭

牌」之用罷。

『早既大甚，則不可推，兢兢業業，如霆如雷。周餘黎民，靡有子遺。昊天上帝，則不我遺；胡不相畏，先祖於摧。』大旱是那末可怕，一切都枯焦盡了，人們們恐怕也要沒有子遺了；上帝怎麼不相顧呢？祖先怎麼不相佑呢？

『早既大甚，則不可阻。赫赫左左，云我無所。大命近止，靡瞻靡顧。羣公先正，則不我助；父母先祖，胡寧忍予。』早是那末赫赫左左的不可止。既逃避不了，和死亡也便隣近了。『羣公先正』怎麼會不我助呢？祖先們又怎麼忍不我助呢？

『早既大甚，滌滌山川；旱魃爲虐，如怖如焚。我心憚暑，憂心如熏。羣公先正，則不我聞；昊天上帝，帝謂我遜。』水涸了，山秃了，旱魃是如怖如焚的在肆虐。『王』心裏是那末焦苦着；爲什麼上帝和祖先都還不會聽到他的呼號而一爲援手呢？

『早既大甚，黽勉畏去。胡甯瘖我以早，僭不知其故。祈年孔夙，方社不莫。昊天上帝，則不我虞；敬恭明神，宜無悔怒。』不知什麼原故，天乃給這裏的人們以大旱災呢？王很早的便去祈年了；祭四方與社又是很尅日不莫的。上帝該不至爲此而責備他；他那樣的致敬恭於神，神該沒有什麼悔和怒罷？

『早既大甚，散無友紀。鞠哉庶正，疚哉冢宰。趣馬師氏，膳夫左右。靡人不周，無不能止。瞻卬昊天，云如何里！』太旱了那末久，什麼法子都想遍了。什麼人也都訪問遍，卻都沒法可想，仰望着沒有纖雲的天空，到底

是怎麼一會事呢！

『瞻卬昊天，有嘒其星。大夫君子，昭假無贏；大命近止，無弃爾戒。何求爲我，以戾庶正！瞻卬昊天，曷惠其寧！』夜間是明星一粒粒的炯炯的天，一點雨意也沒有。假如是爲了王一人的原故，便請不要降災於天下而祇降災於一人吧！『何求爲我以戾庶正』的云云，和湯的『無以一人之不敏，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』的云云，口氣是完全同一的。

在周的時代，爲了一場的旱災的作祟，國王還是那末樣的張皇失措，那末樣的焦思苦慮，那末樣求神禱天，那末樣的引咎自責；可見在商初的社會裏，而發生了湯禱的那樣的故事是並不足爲怪的。

不僅此也；從殷周以來的三千餘年間，類乎湯禱的故事，在我們的歷史上，不知發生了多少。天下有什麼『風吹草動』的災異，帝王們便須軀起而負其全責；甚至天空上發現了什麼變異，例如彗星出現等等的事，國王們也便都要引爲自咎的下詔罪己，請求改過。底下姑引我們歷史上的比較有趣的同類的故事若干則，以示其例。

在尚書金縢及史記裏，說是在周成王三年的秋天，大熟未穫，天大雷電以風，禾盡偃，大木斯拔。王大恐，與大夫盡弁，以啓金縢之匱，見周公請代武王之事，執書以泣，乃出郊迎周公。天乃雨，反風，禾盡起，歲則大熟。這段記載，未免有些誇大，但充分的可以表現出先民們對於天變的恐懼的心理，以及他們的相信改過便可格天的觀念。

周敬王四十年夏，災惑守心。心爲宋的分野，宋景公憂之。司星子韋



89132 道：可移於相。公道：相，吾之股肱。子韋道：可移於民。公道：君者待民。子韋道：可移於歲。公道：歲，飢民困，吾誰爲君？子韋道：天高聽卑，君有君人之言三，災感宜有動。於是候之，果徙三度。這還是以誠感天的觀念。但災惑守心，而司星者便戚戚然要把這場未來的災禍移禳給相，給民或給歲，以求不應在國王的身上，可見他們是相信，凡有天變，身當之者便是國王他自己。這種移禍之法，後來往往見於實行。漢代常以丞相當之；臣民們也往往借口於此以攻擊權臣們。

秦始皇二十年，燕太子丹遣荊軻入秦，欲乘間刺始皇。軻行時，白虹貫日。在漢代的時候，一切的天變都成了皇帝的戒懼和自責的原因。破落戶出身的劉邦，本來不懂這些「爲君」的花樣，所以他也管這些「勞什子」。但到了文景之時，便大不相同了。「漢家氣象」漸具規模。文帝二年的冬天，「日有食之」，他便誠惶誠恐的下詔求言道：

朕聞之，天生民，爲之置君以養治之。人主不德，布政不均，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。乃十一月晦，日有食之，適見於天。災執大焉！朕謹保宗廟，以微薄之身，托於士民君王之上。天下治亂，在乎一人，唯二三執政，猶吾股肱也。朕下不能治育羣生，上以累三光之明，其不德大矣！今至，其悉思朕之過失，及知見之所不及，以啓告朕。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，以匡朕之不逮。

這還不宛然的湯的「余一人有罪」的口吻麼？此後二千餘年，凡是遇天變，殆無不下詔求言者；其口吻也便都是這一套。

過了不多時候，皇帝們又發明了一個減輕自己責任的巧妙的方法，便是把丞相拿來做替死鬼。凡遇天變的時候，便罷免了一位丞相以

禳之。漢成帝陽朔元年二月晦，日食。京兆尹王章便乘機上封事言日食之咎，皆王鳳專權蔽主之過。最可慘者：當成帝綏和二年春二月，災惑守心，郎賁麗善爲星，言大臣宜當之。帝乃召見丞相翟方進，賜冊責讓，使尙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。方進即日自殺。這真是所謂「移禍於枯桑」了。

靈帝光和元年，秋七月，青虹見玉堂殿庭中。帝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。蔡邕對道：「臣伏思諸異，皆亡國之怪也。天於大漢，殷勤不已，故屢出祲變，以當譴責。欲令人君感悟，改危卽安。……宜高爲隄防，明設禁令，深惟趙霍，以爲至戒，則天道虧滿，鬼神福謙矣。」這話恰足以代表二千餘年來儒者們對於災異的解釋。

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夏五月，有長星長，自須女至於哭星。帝心惡之，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：長星！勸汝一杯酒。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？晉安帝元興十四年冬十一月，彗星出天津，入太微，經北斗，絡紫微，八十餘日而滅。魏崔浩謂魏主嗣道：晉室陵夷，危亡不遠。彗之爲異，其劉裕將篡之應乎？

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，太白經天。李世民殺其兄建成，弟元吉。

唐太宗貞觀二年春三月，關內旱飢，民多賣子。詔出御府金帛，贖以還之。嘗謂侍臣道：使天下乂安，移災朕身，是所願也。所在有雨，民大悅。

貞觀十一年秋七月，大雨，穀洛溢，入洛陽宮，壞官寺民居，溺死者六千餘人。詔水所毀宮，少加修繕，纔令可居。廢明德宮，云圃院，以其材給遭

水者。令百官上封事。極言朕過。

唐高宗總章元年夏四月，彗星見於五車。帝避正殿，減膳徹樂。許敬宗等道：彗星見東北，高麗將滅之兆也。帝道：朕之不德，謫見於天，豈可歸罪小夷且高麗之百姓，亦朕之百姓也。

唐中宗景龍四年夏六月，李隆基將起兵誅諸韋。微服和劉幽求等入苑中。逮夜，天星散落如雪。幽求道：天意若此，時不可失。於是葛福順直入羽林營，斬諸韋典兵者以徇。

唐德宗興元元年春正月，陸贄言於帝道：昔成湯以罪已勃興，楚昭以善言復國。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。帝然之。乃下制道：致理興化，必在推誠，忘已濟人，不吝改過。小子長於深宮之中，暗於經國之務。……天譴於上而朕不悟，人怨於下而朕不知。馴至亂階，變與都邑。萬品失序，九廟震驚。上累祖宗，下負庶庶。痛心覲貌，罪實在予。

唐宣宗大中八年春正月，日食，罷元會。

唐昭宗大順二年夏四月，彗星出三台，入太微，長十丈餘。赦天下。

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夏四月，彗星出西北，長竟天。朱全忠尊政，殊殺

唐宗室殆盡。

宋太宗端拱三年，彗星出東井。司天言：妖星爲滅契丹之象。趙普立刻上疏，謂此邪佞之言，不足信。帝乃照慣例避殿減膳大赦。宋眞宗咸平89133元年春正月，彗星出營室北。呂端言應在齊魯分。帝道：「朕以天下爲憂，

豈直一方邪？」詔求直言，避殿減膳。

宋仁宗景祐元年八月，有星孛於張翼。帝以星變，避殿減膳。

仁宗寶元元年春正月，時有彗星西北流，雷發不時，下詔求直言。

宋哲宗元符三年三月，以四月朔，日當食，詔求直言。已預先知道要

日食，推算之術可算已精，卻更提早的先求直言。這殊爲可笑。箇州推官崔鷗乃上書道：「夫四月，陽極盛，陰極衰之時，而陰於陽，故其變爲大。惟陛下畏天威，聽明命，大運乾剛，大明邪正，則天意解矣。」

宋徽宗大觀三年，有郭天信的，以方伎得親幸，深以蔡京爲非。每奏天文，必指陳以撼京。密白日中有黑子。帝爲之恐，遂罷京。

宋高宗建在三年六月，大霖雨。呂頤浩、張浚都因之謝罪去。詔郎官以上言闕政。趙鼎乘機上疏道：「凡今日之患，始於安石，成於蔡京。今安石猶配享神宗，而京之黨未除，時政之缺，莫大於此。」帝從之，遂罷安石配享。尋下詔以四失罪已。

宋理宗寶祐三年正月，迅雷。起居郎牟子才上書言元夕不應張燈，遂罷之。

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冬十月，彗出紫微垣。帝憂之，夜召不忽朮入禁

中，問所以銷天變之道。不忽朮道：風雨自天而至，人則棟宇以待之；江河爲地之限，人則舟楫以通之；天地有所不能者，人則爲之。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。且父母怒，人子不敢疾怨，起敬起孝。故易曰：君子以恐懼修省。詩曰：敬天之怒。三代聖王，克謹天戒，鮮有不終。漢文之世，同日山崩者二十

89134 有九日食地震，頻歲有之。善用此道，天亦悔禍，海內又安。此前代之龜鑑也。願陛下法之。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。帝悚然道：此言深合朕言。

元仁宗延祐四年夏四月，不雨。帝嘗夜坐，謂侍臣道：『雨暘不時，奈何？蕭拜佑道：宰相之過也。』帝道：卿不在中書邪？拜佑惶愧。頃之，帝露香禱於天。既而大雨，左右以雨衣進。帝道：朕為民祈雨，何避焉？

明神宗萬曆九年夏四月，帝問張居正道：淮鳳頻年告災，何也？居正答道：此地從來多荒少熟。元末之亂，從起於此。今當破格賑之。又言：江南北旱，河南風災，畿內不雨，勢將蠲賑。惟陛下量入為出，加意撙節，如宮費及服御，可減者減之；賞賚，可裁者裁之。

明懷宗崇禎十二年二月，風霾亢旱，詔求直言。

像這一類的事實和史實是舉之不盡的。那些帝王們為什麼要這樣的『引咎自責』呢？那便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問題。從湯禱起到近代的『下詔求言』止，他們是一條線下去的。又，不僅天變及水旱災該由皇帝負責，就是京都牆圈子裏，或宮苑裏有什麼大事變發生，皇帝也是必須引咎自責的。像宋甯宗嘉泰元年春三月，臨安大火，四日乃滅。帝詔有司振恤被災居民，死者給錢瘞之。又下詔自責。避正殿減膳。命臨安府察奸民縱火者，治以軍法。內降錢十六萬緡，米六萬五千餘石，振被災死亡之家。宋理宗嘉熙元年夏五月，臨安又大火，燒民廬五十三萬。士民上書，咸訴濟王之冤。進士潘妨對策，亦以為言，并及史彌遠。這可見連火災也被視為是上天所限的譴罰，並被利用來當作『有作用』

的諍諫之資的了。又像元英宗至治二年夏六月，奉元行宮正殿災。帝對羣臣道：『世皇建此宮室，而朕而燬，實朕不能圖治之故也。』連一國宮中殿宇的被燬，皇帝也是不自安的。

他們這些後代的帝王，雖然威權漸漸的重了，地位漸漸的崇高了，不至於再像湯那末的被迫的剪去髮和爪，甚至臥在柴堆上，以身為犧牲，以祈禱於天；但這個遠古的古老的習慣，仍然是保存在那裏的。他們仍要擔負了災異或天變的責任；他們必須下詔罪己，必須避殿減膳，以及其他種種的『花樣』。也有些皇帝們，正與高烈采的在籌備封禪，想要自己奢誇的鋪張一下，一逢小小的災變，往往便把這個高興如湯雪似的消滅了；像在維熙元年的時候，趙匡義本已下詔說，將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，并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。不料，在五月的時候，乾元文明二殿災，他遂不得不罷封禪，並詔求直言。

我們可以說，除了剛從流氓出身的皇帝，本來不大懂得做皇帝的大道理的（像劉邦之流，或是花花公子，席尊處優慣了，也不把那些『災異』當作正經事看待，像宋理宗時，臨安大火，士民皆上書訴濟王之冤。侍御史蔣峴卻說道：火災天數，何預故王。請對言者嚴加治罪。之外，沒有一個『為君』『為王』的人，不是關心於那些災異的；也許心裏在暗笑，但表面上卻非裝出引咎自責的嚴肅的樣子來不可。天下的人民們，一見了皇帝的罪己求言詔，也像是寬了心似的；天大的災患，是有皇帝在為他們做着『擋箭牌』的；皇帝一自譴，一改過，天災便

自可消滅了。這減輕了多少的焦慮和騷動！我們的幾千年來的古老的社會，便是那樣的一代一代的老在玩着那一套的把戲。

原始社會的「精靈」是那樣的在我們的文明社會裏播弄着種種的把戲——雖然表面上是已帶上了比較漂亮的假面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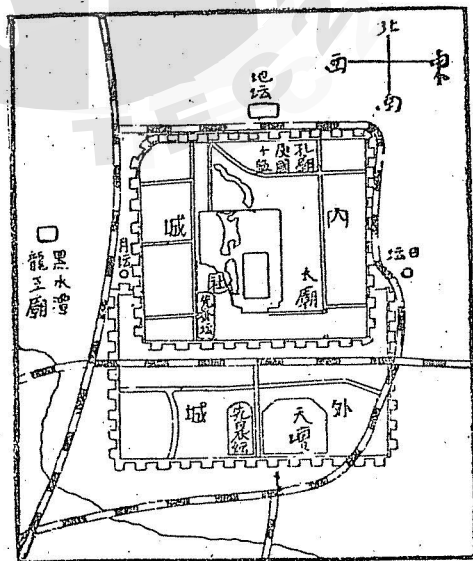
真實的，不被壓倒的於這種野蠻的習俗之下的，古來能有幾個人，王安石的「天變不足畏」，恐怕要算是最大胆的政治改革者的最大胆的宣言！

## 五 「祭師王」

但我們的古代的帝王，還不僅要負起大災異，大天變的責任，就在日常的社會生活裏，他所領導的也不僅止「行政」、「司法」、「立法」等等的「政權」而已；超出於這一切以上的，他還是舉國人民們的精神上的領袖——宗教上的領袖。他要擔負着舉國人民們的對神的責任；他要爲了人民們而祈禱；他要領導了人民們向宗教面前致最崇敬的禮儀。在農業的社會裏，最重要的最過於「民食」，所以他每年必須在「祈年殿」禱求一次；他必須「親耕」，他的皇后，必須親織。我們看北平城圈子裏外的大神壇的組織，我們便明白在從前的社會裏——這社會的沒落，離今不過二十餘年耳！——爲萬民之主的皇帝們所要做的就是什麼事。這裏是一幅極簡單的北平地圖，凡無關此文的所在，皆已略去；於是我們見到的是這樣：這裏有天地日月四壇，有先農壇，有社

稷壇，有先蠶壇，有太廟，有孔廟。一個皇帝所要管領的一國的精神上的宗教上的事務，於此圖便可完全明瞭。他要教育士子；他要對一國的「先師」——孔子——致敬禮，所以有國子監，有孔廟；他要祭獻他的「先

北平略圖



公列祖」所以他有太廟，他所處的是一個農業的社會，一切均以農事的活動爲中心，所以有先農壇，而天壇裏，特別有祈年殿的設備。又在傳說的習慣裏，他所崇敬的，最高的天神們，還脫離不了最原始的本土宗教的儀式——雖然佛，回，耶諸一神教皆早已輸入了——所以他所列入正式的祀典的，除了「先師」孔子以外，便是天地日月等的自然的神祇，而於天，尤爲重視。這樣的自然崇拜的禮儀，保存着的，恐怕不止在三千年以上的了。

89136 最有趣味的是關於孔子的崇拜。在漢代，這幾乎是「士大夫」們要維持他們的「衣食」的一種把戲罷，便把孔子硬生生抬高而成為不宗教主。劉邦初惡儒生，但得了天下之後，便知不能以「馬上治之」，便知以太牢祠孔子。行伍出身的郭威，也知道怎樣的致敬孔子。廣順二年，夏六月，他到了曲阜，謁孔子廟，將拜。左右道：「孔子，陪臣也，不當以天子拜之。」威道：「孔子，百世帝王之師，敢不敬乎？」遂拜，又拜孔子墓。禁樵採，訪孔子。顏淵之後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。以後，差不多每一新朝成立或每一新帝即位時，幾乎都要向孔子致敬的。連還沒有脫離游牧生活的蒙古人，也被中國的士大夫們教得乖巧了，知道詔中外崇奉孔子。（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事。）知道下制加孔子號曰大成。（元成宗元貞十一年事。）

制曰：先孔子而聖者，非孔子無以明；後孔子而聖者，非孔子無以法。所謂祖述堯舜，憲舉文武，儀範百王，師表萬世者也。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，遣使闕里，祀以太牢。於戲！父子之親，君臣之義，永為聖教之遵；天地之大，日月之明，奚馨名言之妙！尙資神化，祚我皇元！（朱元璋是一個最狠滑的流氓，但到了得天下之後，便也知道敬孔拜聖。）洪武十五年，元璋詣國子學，行釋菜禮。初，他將釋菜，令諸儒議禮。議者道：「孔子雖聖，人臣也，禮宜一奠再拜。」他道：「聖如孔子，豈可以職位論哉！然他對於孟子，卻又是那樣的不敬。這其間是很可以明白重要的消息的。他們那些狡滑的流氓，所以屈節拜孔子者，蓋都是欲利用其明君臣之分的這一點。」在漢代，皇帝們還常常親自講學，像漢宣帝甘露三年，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。

蕭望之等平奏，上親稱制臨決。立梁邱易、夏侯尚書、穀梁春秋博士；又漢明帝承平十五年，帝到了山東曲阜，便詣孔子宅，親御講堂，命皇太子諸王說經；又漢章帝建初四年，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，會白虎觀，議五經同異。帝親稱制臨決，作白虎議奏。是這些皇帝們竟也要和太常博士們爭宗教上或學問上的領導權了。

總之，我們昔時的許多帝王們，他們實在不僅僅是行政的領袖，同時也是宗教上的領袖；他們實在不僅僅是「君」，且也還是「師」；他們除了擔負政治上的一切責任以外，還要擔任一切宗教上的責任。湯禱的故事，便是表現出我們的原始社會裏擔負這兩重大責任的「祭師王」或「君師」所遇到的一個悲劇的最顯然的例子。

## 六 金枝

爲什麼古代的行政領袖同時必須還要擔負了宗教上的一切責任呢？英國的一位淵博的老學者 Sir James George Frazer 嘗著了一部碩大深邃的金枝 (The Golden Bough,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) 專門來解釋這個問題。單是說起王的起源 (Origin of the King, 金枝的第一部分) 的一個題目，已有了兩厚冊。所以關於理論上的詳細的探討，只須參讀那部書（當然還有別的同類的書）已可很明瞭的了。（金枝有節本，只一冊，Macmillan and Co. 出版）本文不能也不必很詳細的去譯述他，但我們須知道的，在古代社會裏，

『王』的名號與『祭師』的責任常是分不開的。在古代的意大利，一個小小的 *Nemi* 地方的林地裏，有被稱爲月神之鏡 (*Diana's Mirror*) 的湖，那風景是夢境似的幽美。在那湖的北岸，有林中狄愛娜 (*Diana Nemorensis*) 的聖地在着。在這聖地裏，長着一株某種的樹；白日的時候，甚至夜間，常見有一個人，在樹下，守望着；他手裏執着一把白雪的刀。他是一位祭師，也是一個殺人者；他所防備的人，便是遲早的要來殺了他，而代替他做祭師的那人。這便是那個聖廟所定的規律。候補的祭師，只有殺了現任的那位祭師，方才可以承繼其位置；當他殺了那祭師時，他便登上了這個地位，直到他自己後來也被一位更強健或更機詐的人所殺死。他所保守着的祭師的地位，同時還帶有『王』號（*林中之王*）；但所有的王冠，是沒有比他戴得更不舒服。時時都有連頭被失去的危險。凡是筋力的衰弱，技術的荒疎，都足以使他致命。然而這結果總有一天會來到的。他必須是一個逃奴，他的後繼者也必須是一個逃奴。當一個逃奴到了這個所在時，他必須先在某樹上折下一支樹枝，——那是很不容易的事——然後方有權利和現任的祭師決鬥。如果決鬥而死，不必說，如果幸而勝，他便繼之而登上了林中之王的寶座。這致命的樹枝，便是所謂『金枝』者。這個慘劇的進行，直到羅馬帝國還未已。後來羅馬的皇帝因爲要掠奪那廟裏的富有的寶物，便毀了那個聖地，而中止了這悲劇的再演。

這個『金枝』的故事，在古代是獨一無二的。但在這裏所應注意

的祇是爲什麼一個祭師乃被稱爲林中之王呢？爲什麼他的地位乃被視爲一個國王的呢？『在古代的意大利和希臘，一個王號和祭師的責任的聯合乃常見的事。』在羅馬及在拉丁的別的城裏，總有一位號爲『祭王』或『祭儀之王』的祭師，而他的妻也被稱爲『祭儀之后』。在共和國的雅典，其第二位每年的主國事者，是被稱爲王的，其妻也被稱爲后；二者的作用都是宗教的。有許多別的希臘共和國也都有名義上的王，他們的責任都似祭師。有幾邦，他們有幾個這類的名號上的王，輪流服務。在羅馬，『祭王』的產生，據說是在王制廢止以後，爲的是要執行從前國王所執行的祭禮。希臘諸邦之有祭師式的王，其起源也不外此。祇有斯巴達，她是希臘有史時代的唯一的王國，在其國中，凡一切國家的祭儀皆是爲天之子的國王所執行的。而這種祭師的作用和國王的地位的聯合，乃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事。在小亞細亞，在古代的條頓民族，差不多都是如此的。（以上就應用 J. G. Frazer 的話）而我們古昔的國王，如在上文所見者，其聯合行政的與宗教的責任而爲一的痕跡尤爲顯明。

國王的職責還不僅做一個祭師而已；在野蠻社會裏，他們還視國王爲具有魔力的魔術家，或會給人間以風，以雨，以成熟的米穀的神。但也如古代宗教主的受難，或神的受難一樣，國王也往往因人民們的願望的不遂而受了苦難。民俗學者，及比較宗教學者，常稱教堂裏的『散福』（即散發麵包於信徒們）爲『吃耶穌』（在英國）爲了這會

89138 引起宗教的信徒們的大衝動過，在我們的社會裏，僧尼們也常散送祭過神道的饅頭糕餅等物給施主家，以為吃了可以得福。而在古代的野蠻社會裏便有了極殘酷的真實的『吃耶穌』一類的事實發生。國王身兼『教主』往往也免不了要遭這場難。又野蠻人在祈禱無效，極端的失望之餘，往往要遷怒於神道身上；求之不應，便鞭打之，折辱之，以求其發生靈應。至今我們的祈雨者還有打龍王一類的事發生。希臘古代神話裏會有一個可怖的傳說：Athamas 做了 Achai 地方的國王。

古代的 Achai 人在飢荒或瘟疫時，常要在 Laphystius 山的高處，把國王作為犧牲祭獻給 Zeus。因為他們的先人們告訴過他們，只有國王纔能擔負了百姓們的罪；只有他一個人能成爲他們的替罪的，在他的身上，一切毒害本地的不潔都放在他們身上。所以當國王 Athamas 年紀老了時，Achai 地方發生了一場大飢荒，那個地方的 Zeus 的祭師，便將他領到 Laphystius 山的高處而作為 Zeus 的犧牲。（見小說月報二十一卷第一號，我編的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中的英雄傳說）我們的湯禱的故事和此是全然不殊的。湯的禱辭：『余一人有罪，無及萬夫，萬夫有罪，在余一人』的云云，也可證其並不是什麼虛言假語。

後來的帝王，無論在那一國，也都還負有以一人替全民族的災患的這種大責任。我們在希臘大悲劇家 Sophocles 的名劇 "Oedipus the King" 裏，一開幕便見到 Thebes 城的長老們和少年人，婦人們，

已嫁的和未嫁的，都集合於王宮的門前，有的人是穿上了黑衣。羣衆中揚起哭喊之聲，不時的有人大叫道：

與狄甫士聰明的奧狄甫士！你不能救護我們麼？我們的國王？這城遭了大疫，然而他們卻向國王去找救護！但在比較文化進步的社會裏，這一類的現象已漸漸的成爲『廣陵散』。國王也漸漸的不再擔負這一類的精神上的或宗教上的大責任了。然而我們的古老的社會，卻還是保存了最古老的風尚，一個國王，往往同時還是一位『祭師』。且要替天下擔負一切罪過和不潔——這個不成文的法律到如今才消滅了不久！

## 七 尾聲

最後，還要講一件很有趣味的事：在我們中國，不僅是帝王，即負責的地方官，幾千年來也都還負着『君』『師』的兩重大責任。他們都不僅是行政的首領；他們且兼是宗教的領袖。每一個縣城，我們如果仔細考察一下，便可知其組織是極爲簡單的。在縣衙的左近，便是土穀祠；和縣長抗顏行的便是城隍，他是幽冥的縣官。還有文昌閣，文廟，那是關於士子的；此外，還有財神廟，龍王廟，關帝廟，觀音閣等。差不多每一縣都是如此的組織或排列着的。這還不和帝王之都的組織有些相同麼？一縣的縣官，其責務便儼然是一位縮小的帝王。他初到任的時候，一定要到各廟上香。每一年元旦的時候他要祭天，要引導着打春牛。凡遇大火

災的時候。即使是半夜，他也必須從噩夢中醒來，穿起公服，坐在火場左近，等候到火光熄滅了方才回衙。如果有大旱，大水等災，他便要領導着人民們去祈雨，去求晴，或請龍王，或迎土偶。他出示禁屠，他到各廟裏行香。他首先減膳禁食。這並不因為他是一位好官，所以如此的爲百姓們擔憂。這乃是每一位親民的官都要如此的辦着的。他不僅要負起地方行政的責任，也要負起地方上的一切的災祥的以及一切的宗教上的責任。每一縣的縣官如此，每一府的府官，推而上之，乃至每一省的省官也是如此。他們是具體而微的「帝王」；「帝王」是規模放大的「地方官」。他們兩者在實質上是無甚殊異的。

韓愈是一代的大儒，他嘗詆毀宗教，反對迷信，諫憲宗迎佛骨；然當他做了潮州刺史的時候，便寫出像祭羅魚文一類的文章出來，立刻擺出了「爲官」「爲師」的氣味出來。

還有許多地方官鬧着什麼驅虎以爲求神判案的種種花樣的，總之，離不開「神」的意味，固不必說，像崔子玉，包拯般的日間審陽，夜裏理陰的「半神」似的人物了。

直到了今日，我們在我們的這個社會裏，還往往可發見許多可發笑的趣事。當張宗昌主持着山東的政務時，陰雨了好久，他便在泰山頂

上架了兩尊大炮，對天放射，用以求晴。這雖然未免對天太不客氣，但據說，果然很有效，不久便雨止天晴。

好幾個省的政務官至今還領導着大大小小的官去祭孔。他們是不甘放棄了「師」的責任的。

據說，當今年黃河決口時，某省的主席下了一道嚴令，凡沿河各縣的縣長，都要把鋪蓋搬到河隄上去，防守不准回衙，直到河防出險了爲止。

有一次，某市發生了大火災，某公安局長親自出發去撲救，監守在那裏不去，直到火熄了下去。

他們，據說，都還是「好官」！

至今，每逢旱災的時候，還有許多的地方是禁屠的。

以上只是隨手舉出的幾個例子。如果讀者們看報留心些，不知道可以找到多少的怪事奇聞出來。

我們的社會，原來還是那末古老的一個社會！原始的野蠻的習慣，其「精靈」還是那末頑強的，在我們這個當代社會裏，作祟着打鬼運動的發生，於今或不可免。

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寫畢，於北平。